



[日] 大月小夜 / 著 李庆保 / 译

「日」大月小夜 / 著 李庆保 / 译

猫侍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版贸核渝字(2014)第17号
Neko Samurai Volume 1:
©2013 Neko Samurai Project
©2013 Hisakatsu Kuroki/Sayo Otsuki/AMG Publishing
Rights Arranged Through Peony Literary Agenc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猫侍. 1/(日)大月小夜著;李庆保译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 2015.10
ISBN 978-7-229-10112-1

I. ①猫… II. ①大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36931号

猫侍 1

MAO SHI 1

[日]大月小夜 著 李庆保 译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李梅

责任校对: 杨媚

装帧设计: 九一设计



重庆出版集团

出版
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
cqcb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9mm × 1194mm 1/32 印张: 6.25 字数: 120千

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0112-1

定价: 3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录

CONTENTS

- 第1章 1
- 第2章 62
- 第3章 97
- 第4章 131



第 1 章

故事发生在江户^[1]年间。

时值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颁布《生类怜悯令》^[2]之前。

鬼灯长屋^[3]住着一位浪人^[4]武士。

他是原加贺藩剑术指导师，名叫斑目久太郎。

他那独坐屋中、全神贯注的姿态让人感到一股与被称作“侍”的武士极为相称的气魄。

无论如何贫困潦倒、衣衫褴褛，他总是剑不离手，因为那是武

[1] 1603—1867，又称德川时代。

[2] 德川纲吉于 1687 年颁布的爱护动物的命令。

[3] 将一栋房子分隔、租借给数户居住的长形住宅，是江户时代常见的城市居住方式。

[4] 离开主家，失去俸禄的流浪武士。

士之魂。

就在剑与己连成一线之时，他突然睁开双眼，在起身的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拔剑而出。

剑与人都绝对处于良好状态。得无双一刀流真传的本领可不是徒有虚名。

不知是谁，曾说他有如立于烈焰之中的魔鬼，所以便有了“斑鬼”的称号。

然而，遗憾的是，这时“斑鬼”的肚子饿了。

肚子“咕噜”响了一下，刚才呼啸而出的拔剑气势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可怜的久太郎将刚拔出的剑重新收回鞘中。

虽说成为贫困浪人是有缘由的，然而仅凭剑道毕竟无法立身。

不管长屋如何简陋，榻榻米如何破旧，自己只为精进剑术而生……只要能生存下来就行，他想。

肚子再次“咕噜”了一下。

要想生存就必须得吃东西。

久太郎轻叹一声，拿起放在柜子上的一只陶制的白色招财猫。

他将这只当做储钱罐用的招财猫倒过来，取下底部的塞子，朝



里面瞅了瞅。

里面空空的样子使他心灰意冷。他做好了准备，摇一摇罐子倒出了里面的钱。

蹦出来的只是寥寥几枚铜板。

他不放心，又看了一遍，这回比刚才更加失望。

他气急败坏地把招财猫扔到了地上，招财猫撞到了壁橱门上，晃了几下。

那壁橱里也是空空如也，像样的东西几乎都送进典当铺了。

久太郎默默地把那几枚铜钱揣进袖兜里，可刚一放手，钱却都掉到了地板上。他很纳闷，一摸，原来兜底有个破洞。

真是一事不顺事事不顺啊。

“啊！”

久太郎徒劳地叫了一声，一枚铜钱还是滚到了墙壁与柜子的缝隙中去了。他赶紧追过去，趴到地上伸手去捡，可怎么也够不着。

“要是有一个长点的东西……”

他瞬间想到了用剑去取，可马上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。毕竟剑乃是武士之魂。

他极力克制自己，重新找来一把扫帚在缝隙间搜寻。



可无论怎么搜，那枚宝贵的铜钱就是不愿出来。

就在这时，传来了“咚咚”的敲门声。

“不好！”

久太郎刚站起身，门“哗啦”一声被拉开了，房东探进身来。

“打扰啦。哎呀，您这是在打扫卫生吗？”

久太郎手里还握着扫帚，不过总算没有暴露自己趴在地上找钱的窘态。他想，此时放下扫帚反而显得不自然，于是索性一言不发地扫着榻榻米。

“承蒙您如此爱惜地使用这房子，作为我自然是很高兴，不过，武士大人，今天务必请您把房租给付了。一共三个月，合计是……”

房东噤里啪啦拨动算盘的声音给久太郎造成了无言的压力。

即便把掉进缝隙里的钱找到了，也无论如何付不起所欠的房租。

“等我找到了差事会一并付给你。”

没等久太郎说完，房东立刻回道：

“您上次也是这么说的，这都过了多久了啊。”

久太郎无言以对，只是恶狠狠地盯着房东。

“你、你想干吗？”房东被弄得不知所措。

久太郎生来面色可怖，尤其是那眼神，令很多人感到害怕。有



时即便只是扫你一眼，也像是被他瞪了一样。这眼神这次恰巧起了作用。

他心想，被他这么步步紧逼下去也不是事，于是紧绷着脸，一边挥动起扫帚一边说：

“没看到我正在扫地吗？！”

“……不能再拖了，这个月之内要是不付清，就请你卷铺盖走人！”

房东无奈地丢下这句话后很不情愿地走了。

这是恐怖面容的胜利。

不过……这个月之内？

同样，还是钱的问题。

久太郎确定房东走了之后，再次蹲下来去找柜子后面的铜钱。

“世上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，这是父亲大人临终前说的话。我一直认为，那就是追求剑术的极致……既然是追求剑术，那么用剑来取也是可以的吧……不，还是不可以。但是……”

久太郎一边想着一边趴在地上伸出了手臂。

就在这时，门被拉开了一道缝。

还是房东。

就在目光相碰那一刻，久太郎立刻假装做起俯卧撑来。虽然觉得到底还是糊弄不过去，可是毫无办法。房东站在那看了一会儿后，轻轻把门关上了。

久太郎无力地趴倒在地，呻吟般地喊了声：

“没有工作啊！”

像是附和他似的，肚子发出了第三次抗议的声音。这样下去实在是不行了。

“……俗话说人是铁，饭是钢。还是先去弄些吃的吧。”

久太郎放弃了找钱，拿起鱼篓子出了长屋。

“瞧一瞧看一看啊，南蛮^[1]传过来的甜面棒，香甜可口哦！”

久太郎对售货摊边年轻姑娘的叫卖声充耳不闻，独自坐在桥边垂钓。

河水静静流淌，清澈的水面上浮现出了鱼的身影，眼看着就要上钩了。

可是，一群孩子从桥上经过，鱼儿被他们的声音所惊吓，立刻不见了踪影。

[1] 日本近世指葡萄牙、西班牙等南欧国家。



差一点儿就钓到了，久太郎懊悔地朝那群孩子望去。只见他们天真无邪地在甜面棒摊子前一字排开，由最前面的孩子开始按次序将黄褐色的棒状油炸食品传到后面，然后兴高采烈地跑开了。

“那就是，甜面棒啊……”

久太郎看了一眼身旁自己的“粮食”——鱼篓里稀拉拉的几只小龙虾。

“这就是所谓差距吗？”

他一脸严肃地盯着鱼线，希望能钓上一条鱼来。

“那位武士大人，要不要来一根甜面棒？很好吃哦。刚做好的，还热乎着呢，保证你吃了会赞不绝口！”

久太郎对卖甜面棒姑娘的声音充耳不闻，集中精力钓鱼。他忽然有一种错觉，觉得鱼线与自己连成了一条直线。咦？我可不是垂钓者，而是武士啊——就在这时，鱼竿向下一沉。

久太郎立刻两眼放光，拉起鱼竿，心想，要是能钓到一个大家伙，此刻就算当一回垂钓者也无妨。原来是一只硕大的小龙虾。

那姑娘大声喊道：“哇，好大一只呀！”

久太郎不觉瞪了她一眼，心想，我要钓的是鱼啊。姑娘吓得叫了声：“好可怕！”

这么嘈杂的地方，估计是钓不上来鱼了，所以久太郎决定打道回府。当然，他没有忘记那个装着几只小龙虾的鱼篓。

久太郎走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。

他有意无意地与飘着食物香味的店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饿肚子时食物香味的诱惑最难抵御，何况是口袋里没有钱买的时候。

食欲抑制不住地涌上来时，他就悄悄地闻一下手里提的小龙虾的味道。这样一来，基本上能把食欲压下去。

久太郎就这样边走边闻，忽然好像嗅到了刚才闻到的那种香味。

难道是刚才那个姑娘跟过来了？

他循着香味的方向一看，有两个男的，正在看路边的告示牌。

他们手里拿的正是刚才那个姑娘卖的甜面棒。

我可不想吃那东西。

他一边这样自顾自地宽慰自己，一边看告示牌上贴的“根仓藩招募官员”的告示。

旁边的那个人一边瞅着久太郎的鱼篓，一边故意拿鼻子嗅来嗅去地说：“什么东西这么臭啊，是吧，阿橘？”

被唤作阿橘的那个男的吃了一口甜面棒说：



“连这个都变难吃了。”

难吃你拿给我啊！

久太郎没有说出口，装作事不关己地走开了。他觉得最好还是避免无用的争论。

不过，脸上露出一丝冷笑的那二人似乎并不这么想。

“小龙虾武士！”

他们相互笑着看了一眼，喊道。

我可不是因为喜欢才吃小龙虾的，只能钓到这个啊！

久太郎回头瞪了他们一眼。

被他这么一瞪，二人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

“好犀利的眼神啊。”

“神色真够吓人的呢……不过，只是徒有其表吧。”

阿橘边说边径直向前迈了一步。

“摆出一副吓人的脸也没用的。难道准备背着一篓龙虾去应聘吗？”

关你们什么事。本来要是应聘上官员也就没必要钓小龙虾了。

久太郎继续瞪着他们，想的问题似乎有点跑题。

“脸色这么可怕，谁敢要你啊。”

这和脸色可怕没有关系！

久太郎被阿橘这种藐视的口吻激怒了，眉头锁得更紧了。

另一个人说了句“脸色可怕应该没有关系吧”，脸色这才稍有缓和。

就是如此！

久太郎在心中默默点头首肯，阿橘却毫不留情地说了句：

“不过，臭烘烘的家伙我们可受不了，会把整个藩都熏臭的。”

久太郎听了很气恼，不过谁先出手谁就输了，于是他转身离开。

“喂，竹下，快动手！”

久太郎听闻声响，本能地躲了一下。

只听到鱼篓“咣”的一声掉到了地上。

原来是提篓子的绳子被砍断了。

两人大笑起来，其中一人手里拿着把短刀，大概就是那个被称作竹下的吧。

那么，刚才说话的就是另一个吧。

久太郎朝着阿橘拔刀而出，只见刀刃在眼前一晃，二人瞬间无言。当他们伸手准备挡刀时，久太郎的刀已经收回了鞘中。

再一看，阿橘手里的甜面棒的上半部“咣”一声落到了



地上。

可惜了！

久太郎在心里向卖甜面棒的姑娘表示着歉意，伸手将想要逃散的小龙虾捡了回来，抱着鱼篓回去了。

留下那两人呆呆地站在原地。

也不知道刚才这一幕有没有被人看见。

久太郎回到长屋，在后院生起一炉炭火，看着“噼里啪啦”冒着火星的炉子，眼睛被熏得睁不开。他仔细地盯着放在炭炉铁丝网上的小龙虾。

本来一股腥味的小龙虾慢慢散发出了香味儿，感觉再烤一会儿就能吃了。

就在这时，门被推开了。

“打扰了，好久不见！”

原来是那个药贩子五郎，门也不敲就进来了。久太郎皱起了眉头，心想，来了个麻烦的家伙。此刻，小龙虾远比五郎更重要。

久太郎继续拿着一把到处是破洞的团扇对着炭炉扇着。

五郎不知道是不是闻到了香味，直接穿过厅堂来到了后院。

“噢，伊势龙虾^[1]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凑近炭炉一看：“啊，原来是小龙虾啊！”他失望地说了一句。

我可没钱买什么伊势大龙虾！

久太郎一脸不高兴地瞪着五郎。不过，五郎对他这种表情已经习惯了，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，只习以为常地说了句“又摆出这副臭脸”，从怀里拿出了两封信说：

“信帮你收了，这是您夫人的，这是阿春的。”

久太郎并没有去接信，继续拨弄着炭炉上的龙虾。

五郎等了一会儿后，无奈地把信放到了走廊的地板上。

“信可已经交给你了哦。”

说着便从久太郎屋里的架子上取下药箱，确认有没有需要补充的东西。

“我不需要什么药。”

“肠胃药快用完了嘛。”

说得久太郎无言以对。他强装镇定地回头看了一眼，肠胃药确实快没了，这个药是以后也会经常用的药物。

[1] 一种日本产的大型龙虾，被视为高级食材。



五郎继续一边翻着药箱，一边闲聊似的说道：

“您夫人说希望您回信呢。”

见久太郎仍然沉默不语，又问道：

“工作的事还没定下来吗？天下之斑鬼，不会是徒有其名吧。

糊个油纸伞或者去寺子屋^[1]当个先生什么的不是也挺好吗？”

虽然五郎是半开玩笑地问问，对于久太郎来说却是个很实际的问题。

见对方还是一言不发，五郎叹了口气，把补充过药品的药箱放回了隔板上。

“总之，写个回信什么的应该可以吧？哪怕只说一句我过得很好也行啊。”

回信也好什么也好，我是不可能写的！

久太郎一边想象着放在柜子里的信，一边不客气地背过身去。

五郎叹了口气，背起装满货品的行李架。

“我什么时候再来。你多保重，注意别凉了肚子。”

五郎说着出了屋子。

见他走了，久太郎收起炭火，坐在走廊边开始吃烤熟的小龙虾。

[1] 日本江户时代供平民子弟学习的教育机构。